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丙戌。江蘇巡撫李鴻章浙江巡撫左宗棠奏據甯紹台道史致諤稟稱。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英國總兵啲樂德克親運大礮赴營。籌攻紹郡。本年正月初一日。我軍分道由東浦前進。啲樂德克達耳第福帶領西兵車輪大礮。徑攻西郭門。常安信義各軍分攻昌安五雲兩門。未能得手。初二日西郭門外連開大礮。城牆轟倒十餘丈。斃賊無算。達耳第福獨立橋上。揮兵登城。該逆以槍石堵住缺口。有助逆黑洋人五六十名施放洋槍。打入達耳第福腦後。傷重殞命。同時陣亡外國兵頭一人。西兵

四名。勇丁二十餘名。十一日法國提督伏恭由滬來甯。商派該國參將德格非前往接帶達耳第福各勇。仍屯西郭門外。會商張景渠相機進攻。該道已將達耳第福遺櫬迎護回甯。妥為料理。稟請奏卹前來。臣等查達耳第福打仗素稱勇敢。上年八月在甯波帶領洋槍隊。拏退餘姚各鄉之賊。克復上虞。亦與有力。旋回滬管帶法國教練勇。權受江蘇副將職任。十二月。隨法提督商派赴甯。接帶勒伯勒東舊部。臣等飭聽甯紹台道節制。到營之後。恭順有加。茲以急攻紹城。身先士卒。臨陣捐軀。實屬異常忠勇。可敬可憫。相應請

旨從優賜卹。以慰忠魂。至接帶該軍之法國兵官德格井據史玫

瑪稟稱前在甯波餘姚幫同勒伯勒東帶兵防勦。熟悉軍

情。與各營員弁。亦能投洽。似較達耳第福為尤宜。應俟著

有功績。由甯紹台道詳請。奏懇

聖恩。授以浙江武官職任。再由臣宗棠嚴給劄付。

李鴻章又奏。臣前准總理衙門來咨。遵議設立學習外國

語言文字學館等因。伏惟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

達其欲。周知其虛實誠僞。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二市二

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

史。於

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均設立繙譯官二員。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繙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偏袒捏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寧波商夥子弟。佻達游閒。別無轉移執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逋逃藪。一英法等國設立義學。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豎。來歷難知。無不染洋涇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

者類皆資性魯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價目。與俚淺文理。不特於彼中兵刑食貨張弛治忽之大。茫焉無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詞氣輕重緩急。往往失其本指。惟知藉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即如會辦防堵一節。聞與通習漢語之大酋晤談。尚不遠乎情理。而瑣屑事件。勢不能一一面商。因而通事假手其間。句結洋兵為分肥之計。誅求之無厭。挑斥之無理。欺我聾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釀大釁。洋務為

國家懷遠招攜之要政。乃以樞紐付若輩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僞之莫辨。操縱進退。迄不得其要領。此非細故也。京師同文館之設。實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異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後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思所以駕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於此。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為最。種類較多。書籍較富。見聞較廣。語言文字之粗者。一教習已足。其精者務在博采周咨。集思廣益。非求之上海廣東不可。故行之他處。猶一齊人傅之之說也。行之上海廣東。更置之莊嶽之閒之說也。臣擬請仿照同文館之例。於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選近

聊年十四歲以下。資禀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文藝。學成之後。送本省督撫考驗。請作為該縣附學生。准其應試。其候補佐貳佐雜等官。有年少聰慧。願入館學習者。呈明由同鄉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結。送局一體教習。藉資照料。學成後。亦酌給升途。以示鼓勵。均由海關監督督籌試辦。隨時察覈具詳。三五年後。有此一種讀書明理之人。精通番語。凡通商督撫衙門。及海關監督。應添設繙譯官承辦洋務。即於學館中遴選承充。庶關稅軍需。可期覈實。而無賴通事亦斂蹟矣。夫通商綱領。固在總理衙門。而中外交涉

事件則兩口轉多勢不能以八旗學生兼顧惟多延以取之隨地以求之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人數既多人才斯出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纔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裨助如蒙

俞允一切章程及薪貲工食各項零費容臣督同關道設法籌畫或仍於船鈔項下酌量提用其廣東海口可否試行有無

室礙之處。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體察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等奏。中外官軍進攻紹興。法國兵官中槍陣亡。權受江蘇副將達耳第福。於揮兵進攻紹興西門。中槍隕命。係爲臨陣戰沒。勇敢可嘉。自應從優議卹。著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法國住京公使商定後。再降諭旨。李鴻章另摺奏請飭廣東仿照同文館設立學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等語。已諭令廣州將軍等查照辦理。惟該館學生專習外國語言文字。不准西人藉端影射。將天主教暗中傳習。該撫仍當隨時稽察。毋令滋弊。

又

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議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為同文館。當經照所議行。該衙門已行知該將軍等遵照矣。因思總理衙門固為通商綱領。而中外交涉事件。則廣東上海為總匯之所。現據李鴻章奏稱。上海已議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而廣東事同一例。亦應仿照辦理。著庫克吉泰晏端書於廣州駐防內公同選閱。擇其資質聰慧。年在十四歲內外。或年二十左右。而清漢文字。業能通曉。質地尚可造就者。一併揀選。延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大義。俾得通知古今。並令仍習清語。厚其廩餼。時加查考。儻一二

年後學有成效。即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俾有上進之階。此事為
當今要務。該將軍等務當實心辦理。不得視為具文。儻將來日
久無效。惟該將軍等是問。所有一切章程及薪貲工食各項經
費。著即咨商李鴻章並參以總理衙門原議。或酌提船鈔妥為
辦理。議定後即行具奏。候旨裁定遵行。
總督銜署理貴州巡撫黎。著提督張亮基奏承准議政王
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貴州教民案件。結釁過深等因欽此。臣蒙
諭旨督辦雲南軍務。祇以髮逆竄擾昭通東川所屬駐欽州府督
辦。尚未蕆事。迺復奉

命移黔東權雙節。於黔省各案。未知原委。而要務尤屬生疏。若與四川將軍督臣。書函往返。道途多阻。轉形遲滯。況沿途僅有漏洩。必致貽誤事機。因即折至成都省城。由水路下駛重慶。取道綦江遵義。經達貴陽。較為便捷。稽與崇實駱秉章面商一切。不敢少有耽延。到黔後如何情形。及應如何悉心辦理之處。容當續行奏報。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黔省教民一案。前經崇實將查辦大概情形。先行覆奏。當即諭令張亮基迅赴黔省妥籌會辦。現在張亮基已行抵成都。擬由水路下駛重慶。取道綦江遵義。經達貴陽。即著星馳前進。尅日抵黔。將諭令查辦事件。趕緊辦理。教民一

緊關繫尤重。該署撫既與駱秉章等面商籌度。自已深悉情形。

並著懍遵疊次諭旨。妥速會辦。毋得稍有稽遲。

丙申。兩廣總督劉長佑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令廣東省酌撥營兵。會同英國人練習兵法。嗣復欽奉

上諭。著選擇員弁學習訓練等因。經前督臣會同廣州將軍署陸路提督在於旗綠各營。撥出官兵。會同英國人在撫標校場操練。先後專摺奏報在案。旋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據法國領事李添嘉申陳內稱。接到住京公使來文。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議。由法國另派弁兵來粵教習軍士。現派來武弁一名。兵丁十五名。請酌撥旗兵。交給教習等情。

因查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行。係指明會同英國訓練。並無另邀法國教習明文。此次法國公使在京如何商議。亦未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到粵。當即據實劄覆李添嘉暫緩辦理。一面咨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嚴覆。再行飭遵妥辦。茲復據李添嘉申陳。以中國與英法兩國一律和好。練兵之事。理應分任。今法國弁兵到省日久。請速撥兵教練。並親至臣衙署面求。情詞極形急迫。臣查撥兵練習。頻增經費。籌辦實形不易。而法國援照英國成案。求請甚殷。勢難拒阻。若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覆。始行轉飭遵辦。有需時日。臣與晏端書悉心籌商。不敢稍涉拘泥。

現已咨會署廣州將軍庫克吉泰在於旗營酌選。撥官兵

會同法國派來弁兵。一體認真練習。所有應支薪糧等項。

查照前辦英國教練官兵成案。畫一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法國領事李添嘉請撥兵教練。

情詞急迫。該督與晏端書等籌商。已在旗營酌撥官兵。會同法

國派來弁兵。一體練習等語。法國以英國為中國教練官兵。亦

願派兵教練。原無他意。惟外國人性愛體面。若有畸輕畸重之

處。恐不免別滋口實。著晏端書一切持平辦理。所有應支薪糧

等項。務須查照前辦英國教練官兵成案。畫一辦理。

劉長佑又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令署總稅務司赫德

購辦外洋船礮案內所有粵海關應撥購辦外洋船礮價銀二十五萬兩已經先後撥交如數清款謹會同通商大臣臣薛煥暨廣東巡撫臣晏端書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戌

諭內閣李鴻章奏帶兵官達耳第福陣亡懇請優卹一摺大法國帶兵官達耳第福於上年秋間在甯波帶隊勦賊疊破餘姚各鄉賊匪克復上虞縣城自擢受中國職任接帶勒伯勒東舊部勇往爭先愈加奮勉本年正月初間中外官軍分道進攻紹興府城達耳第福帶兵徑攻西郭門連開大礮轟倒城牆十餘丈

勢賊無算。達耳第福獨立橋上。揮兵登城。不意中槍陣亡。洵屬義勇性成。無忝厥職。覽奏曷勝嘉憫。益見大法國克敦友邦之誼。故將士同心。人人為中國效命。自應優予恩䘏。達耳第福著照總兵陣亡例交部從優議䘏。仍著李鴻章飭屬妥為營葬。以慰忠魂而示優異。

署直隸總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北竄股匪經各軍截剿已向東南回竄。奴才復在甯晉縣親督各隊。邀擊獲勝。所有首先衝入賊隊。異常奮勇之英國統教官克遁擬由總理各國衙門王大臣傳旨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厚奏截剿竄匪獲勝嚴飭各軍併力追剿一摺英國統教官克酒首先衝入賊隊奮勇異常已諭知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知照該國公使嘉獎暫行毋庸明降諭旨

庚子成都將軍崇實奏黔省教案一摺奉

密寄並總理各國衙門咨函見法國公使哥士耆意存要挾語多不遜摺接閱之餘尤深焦灼伏查黔省教案摺自元年六月奉

旨查辦即將大概情形單銜函致總理各國之王大臣原以田興恕能早離黔省則此案何難早結該公使亦不至別生異議詎田興恕不知大體又有左右私人慫恿韓超代為奏

留。遂至延不離黔。日形跋扈。嗣經等委去道員宣維禮協領吉祥再三開導黔民。並力勸韓超張貼和約。胡縛理始得相安無事。亦遂立有議單。等曾於該委員銷差時。將查辦詳實各情具奏在案。而督臣駱秉章曾於元年秋間。致有田興恕詳函。曉以大義。勸其迅速離黔。田興恕竟置若罔聞。不覆一字。今即使其解任赴川。亦斷不受駱秉章鉗制。此行似屬無益。而追究從前倡殺教民之案。皆由已故撫臣何冠英獨創異議。與田興恕密致各屬私函。釀成事變。若使何冠英尚在。亦屬咎無可辭。至田興恕固不宜擅殺教民。尤不當顯違

諭旨。且其横徵暴斂。縱欲殃民。罪狀多端。均干法紀。況以統兵大
員。並不出省勦賊。而於
國制之中。日事聲歌。恣意快樂。尤為辜負
天恩。第查辦之初。所以不遽行叅劾者。實緣節制無人。翻恐激而
生變。現在張亮基既奉量移之
命。已於本年正月初六日。來省會商一切。隨於十二日起行。計其
抵黔。當在二月以内。而勞崇光至今行抵何處。究不可知。
欲俟外間定案入陳。未免又稽時日。況胡縛理所立議單
内原有遽人實無結案之權一語。是此案不能專憑外結。
已可概見。即使胡縛理俯首聽命。而外間所結與哥士耆

意見不協。必有異言。將來決裂之時。愈以增其狂悖。應請

皇上先行聲明何冠英田興恕啟釁之罪。

嚴諭煌煌。宣示中外。俾哥士耆先釋然於

宸衷獨斷。無黨無偏。然後再

命廷臣嚴議田興恕等罪案。此時

皇上即欲法外施仁。亦無不可。既得上存

國體。亦能折服遠人。大局攸關。斯為急務。至於韓超所奏。竟

欲專罪戴鹿芝之一人。誠如

聖諭所云。不足以昭平允。而於此次摺內。既稱楚將有功。忽又謂

懲治失機將領。前後語言。自相矛盾。該撫臣即不敢有心

挾制。而其受人指使。及欺飾之情。已屬顯然。可否明降
諭旨。將韓超先行交部議處。以免西人藉為口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實奏密陳籌辦黔省撞殺教民情形一摺。黔省教民一案。始於何冠英與田興恕密致各屬私函。釀成事變。田興恕又踵而加厲。種種跋扈。罪狀甚著。韓超受其挾制。欲專罪戴鹿芝一人。不足以昭平允。崇實請先聲明何冠英田興恕啟釁之罪。宣示中外。命廷臣嚴議。並將韓超交部議處等語。所論不為無見。惟張亮基尚未到黔。田興恕兵柄未解。設此時聲明其罪。田興恕逞其狂悖。或致枝生節外。恐更難於收拾。據奏張亮基二月內必可抵黔。本日業經寄諭張亮基等。令其

於到黔時卽催令田興恕遵奉前旨離黔。並查明田興恕被參各款。及韓超受田興恕指使。一併會同崇實勞崇光覆奏候奏到卽行明降諭旨。田興恕如再不遵依。卽傳旨革職拏問。嚴行審訊。至教民一事。如何結案。能否不至抵償之處。現經總理衙門與法國住京公使往還辯論。尚無端緒。該將軍侯張亮基等抵黔。卽會同將教民一案。迅速妥商覆奏。不得再候總理衙門之信。以致稽遲。是為至要。所擬大足縣一案。已照議辦理。其請定教民等戚摺片。均交總理衙門酌辦矣。

又

諭前因黔省官民。撞殺教民一案。必須持平辦理。特賞給勞崇光

頭品頂帶馳往該省查辦。並諭令張亮基以總督銜署理貴州巡撫。兼署貴州提督。於到黔時將明發諭旨宣示。會同崇實勞崇光將此案迅速妥辦。茲據崇實奏並奉寄諭。密陳籌辦情形。請先聲明何冠英田興恕之罪。宣示中外。再命廷臣嚴議罪案。並先將韓超交部議處。以存國體而服遠人各等語。所奏不為無見。何冠英雖獨創異議。係屬已故之員。且據該教民鈔呈何冠英等辦理教民信函。內係與田興恕聯銜。若專坐何冠英之罪。該公使等恐難允從。至田興恕之不遵諭旨離黔日形跋扈。殊干法紀。即從嚴懲辦。亦不得謂非情法之平。惟案內關涉教民。必須使中外均無異議。方可施行。設因崇實此奏。明降諭旨。

張亮基或稍有阻滯。而田興恕兵柄未解。設竟逞其狂悖。變而加厲。其事益將不可收拾。張亮基已自成都起程。二月內可抵黔省。著俟到黔時。即將前寄明發諭旨宣示。一面遵照前旨。催令田興恕起程赴川。解其兵柄。其前此錄寄田興恕被參各款。並著一面查明。會同勞崇光崇實覆奏。屆時再降諭旨。宣示田興恕之罪。較之憑空結撰者差勝。如田興恕仍敢抗違。是其跋扈不臣。萬難寬貸。即著張亮基傳旨革職拏問。嚴行審訊。至教民案件。如何完結。能否不致抵償之處。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法國公使極力辯論。尚無就緒。崇實張亮基仍應先行定擬具奏。不得專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信。韓超欲以此事專

罪戴鹿芝一人。難免非受田興恕挾制。斷不可行。崇實所請將
韓超先行交議之處。著一併俟張亮基等奏到時。再降諭旨。張
亮基奉到此旨。務須慎密。俟勞崇光到時。酌覈情勢。會商妥辦。

崇實摺著鈔給閱看。

崇實又奏。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據法國布照會。
單開大足縣饒順。縱令龍水鎮舒同文。設謀定計。會同百
姓驅逐本國傳教士。該士即見機而逃。大足縣即因此事
賞給舒同文之頂帶一案。飭即持平審辦等因。詧確加查
覈。緣舒同文籍隸該縣。充當縣屬三喜團團首。咸豐十一
年三月三十日。傳教士張烞路過龍水鎮地方。該處習教

之人。前往迎接。是日係屬場期。趕集人多。內有安岳縣民趙煙客因讓路不開。與教民口角抓扭。趙煙客自行磕碰受傷。經鄉約張益隆等看明傷不甚重。用言解勸。惟時舒同文正在齊團操演。聞鬧攏視。聲稱傳教人既係行善。不應行凶。儻趙煙客或有不測。定必不依。在旁觀看之團丁嚴永順等。亦隨聲附和。張教古舒同客均各赴縣呈控該縣知縣饒順。因差傳人證不齊。案懸未結。舒同文稱欲齊團與之理論各散。此教民互相爭角。因而涉訟之原委也。嗣於四月間。饒順調閱三喜團壯勇技藝。尚稱嫻熟。以舒同文辦團尚稱出力。即賞給舒同文六品軍功牌。以示鼓

勵。此人饒順賞給功牌之情由也。張教士以案尚未結。舒同文又有欲與理論之說。乃該縣置案不理又賞給頂帶。心懷疑慮。遂以設謀定計驅逐教士等情。赴控川省主教艾嘉略。移知督臣駱秉章。行司飭審。未據結覆。適劄奉

旨辦理教民交涉事件。將卷宗咨送前來。正在覆辦間。接准前因。隨商之駱秉章由司詳請將饒順撤任。劄即妥接署之知縣陳慶熙。於到任後就近查辦。茲據審擬具稟前來。劄查天主教係勸人行善。其習教與否。乃由人之自願。從未強令入門。況屢奉

諭旨。習教與不習教之人。均應和睦相處。彼此照護。舒同文係屬

圍首。乃於張教士到境之時。並不善為照護。輒因趙煜客讓路不開口角細故。始則用言嚇唬。繼復涉訟。即屬違

制。舒同文請照違

制律。杖一百。酌加枷號一個月。以示懲儆。趙煜客讓路不開。僅可用言理剖。乃即與之爭角。致肇訟端。嚴永順等以不干己事。輒即隨聲附和。均屬不合。趙煜客嚴永順劉二瞎子李料棒絲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俱事犯到官。在疊奉

恩詔以前。應均予援免。舒同文仍革去圍首。追繳功牌銷毀。大足縣知縣饒願查無故縱情事。其賞給舒同文功牌。係因練團出力。藉以鼓勵起見。究非因案而給。惟州縣官自理詞

訟。定例限二十日審結。今此案事隔一年。並未清理。迨督
臣飭查。又延至數月之久。尚未結覆。殊屬遲延疲玩。應請
旨將撤任大足縣知縣饒順交部議處。張教士控出有因。請免置
議。趙煙客傷由自碰。且已平復。應與僅止勸解之鄉約張
益隆等均無庸議。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崇實又奏。竊查法國和約第四條內。原載有二等官員。與
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劄行等語。
是外國辦公員弁。且不能一律平行。況傳教各士止係勸
善。並非辦公。自當與官吏有別。即如川省之艾嘉略黔省

之胡鑄程式稱副使。或稱鑒牧。而在該國究居何等。執照

中未經註明。地方大吏。見和約內有厚待保護字樣。遂不

與之較論尊卑。凡以屬在遠人。自當仰體

皇上懷柔之意。至於中國從習彼教。本係齊民。乃因有主教傳教

之事。亦遂自居顯貴。每於省外州縣鄉場。輒亦來與張蓋。

遂至道途側目。誹謗橫生。近來滋事之由。多係乎此。若不

嚴定章程。恐爭端日起。禍機愈伏。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王大臣。與法國公使悉心會議。嗣後該國教士

之在中國者。原不妨從優相待。然亦須分別等次。定其體

制。至於中國習教之人。無論主教傳教。但無官職。俱屬齊

民。不得假該教之名。妄自尊大。與地方官相抗。以此詳定等威。宣示中外。庶爭端永息。而物議亦平。

御批該衙門知道。

崇實又奏。查傳教西人。固恚等威未定。而中國習教莠民。弊實尤多。推原其故。皆由例禁既開。從教者未免張大聲勢。又聯絡西人。倚為袒庇。遂因身司傳教等事。藐視地方官長。巧避一切差徭。各處園民。忿其跋扈。不無爭論之端。而習教莠民。則又挑逗西人。借詞生事。甚或赴在京之法國公使處羅織成案。以快私忿。近來外間教案。為其唆訟者比比皆是。第伏思與其因一時容忍。生事不休。不若互

相言明。早為防範。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王大臣將此等弊端明告該國公使。嚴行商定章程。宣示中外。不惟使內地人民。各相安帖。並足使該國教務永息爭端。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准軍機處鈔出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常勝軍不遵調度一片。本日奉

上諭。李鴻章另片奏。派常勝軍助剿金陵。白齊文不遵調遣等因欽此。臣等當即查照。各節遵奉

諭旨。照會美國公使蒲安臣令其飭上海領事。將白齊文交江蘇巡撫查辦。並因白齊文係英提督何伯保薦。獲罪後逃匿英國水師兵船。復照會英國公使卜魯古。令其行文將白齊文交出。旋據美國公使蒲安臣照覆。首列白齊文打仗之功。次辯白齊文無罪。且言白齊文非美國之法不能治其罪。並將白齊文求臣等代奏摺件。及鈔錄常勝軍諸官保狀。白齊文訴詞等件黏附前來。臣等當即照覆。以白齊文受中國官職。應照中國法律懲辦。兩國均不能聽一面之詞。白齊文應候江蘇巡撫查辦。即將白齊文求請代奏摺件擲還。不數日聞白齊文潛逃來京。臣等正擬商辦間。

英國公使威妥瑪來署面見。為白齊文豫作說客。臣等歷指白齊文罪狀。並聲明賞罰均應聽中國主持。該使雖已辭窮。仍復嘵瀆不已。且言白齊文係美國人。如管帶常勝軍。法國斷無異議。儻英國人管帶。法國即不免有攙越之議。又須費無限曲折。且現擬接管之奥倫戈登。均係英國人。本國亦不欲其管帶。似不如仍交白齊文。以免法國饒舌等語。臣等仍復極力駁斥。威使語塞而去。隨據卜魯士照會前來。以白齊文素稱勇健。眾人悅服。請仍令辦理軍務。以免英國接管。致招他國之忌。後數日蒲使請臣等面談。仍言白齊文有功無罪。臣等復將白齊文罪狀再三辯

論。反覆駁詰。蒲使始略為折服。呈遞照會。以白齊文自知毆傷楊坊實係錯誤。自行認罪。仍願隨同江蘇巡撫。將髮逆盡滅。請開復白齊文原官。並有可為作保之語。臣等給與照會。以白齊文既知悔罪。自願賠禮。應令其仍回上海。聽候江蘇巡撫查辦。江蘇巡撫統領全軍。辦事自有權衡。儻白齊文自知悔過。江蘇巡撫斷不肯為已甚。諒必能通融辦理一切。而開復一節。非殺賊自贖不可。此臣等與英美兩國公使辯論白齊文之大概情形也。伏查常勝軍之設。已屬有年。當時倉猝辦理。以外國人統帶中國兵。謀始已屬不善。即如借兵助勦。借員訓練。皆屬萬不得已之舉。

其中流弊原多。而常勝軍為尤甚。儻事事以中國法律繩之。恐非事後補救之所能及。值此賊氛未靖。不能不暫事權宜。白齊文究係外國之人。有該公使力為袒庇。遽難按中國軍律懲治。縱使從寬罷斥。亦難保其不鋌而走險。投賊貽患。查李鴻章原奏內稱常勝軍獷悍難制。其帶兵弁目百數十名。皆係外國人。與該勇相習已久。若管帶官驟易生手。呼應難靈。轉生事端。非英國派人暫管。不能令行禁止等語。查威使所言。英國人管帶常勝軍。法國即欲攙越之語。亦係實在情形。日前法國請派達耳第福等分帶洋槍隊。是其明證。若仍以美國人管帶。則兩國均無所藉

口。白齊文既知悔罪陪禮。又有蒲使作保。或不致再蹈前轍。若白齊文仍驕蹇不法。固不必曲為瞻徇。如能就我範圍。或可棄瑕錄用。權其輕重。較之英法互相爭帶。似屬彼善於此。但其可用與否。臣等固難懸斷。加以所犯情節較重。又不聽候江蘇撫臣查辦。潛行來京。尤屬不成事體。若由臣等遽行允准。不惟無以申明憲典。愜服洋情。且恐白齊文恃臣等為護符。有輕視疆臣之心。驕蹇倍加。外國在滬帶兵訓練各員。互相效尤。轉成尾大不掉之勢。是以臣等雖暫允所請。仍嚴飭其於回滬後。務須自陳其罪。如經錄用。此後事事均聽節制。一俟立功。方准開復。蒲使亦一

一聽從。現白齊文已定於二十五日出京回滬。應請
旨飭下江蘇巡撫李鴻章審度機宜。妥為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管帶常勝軍之白齊文不遵調遣。將
道員楊坊毆傷。並搶刦餉銀四萬餘圓。當經將白齊文革去三
品頂帶。交李鴻章嚴拏。按照中國制度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奏稱美國公使蒲安臣。為白齊文表功辯誣。白齊文潛
逃來京。該衙門王大臣未經傳見。亦未接其摺件。英國公使復
為緩頰。美國公使亦代為認罪。現飭白齊文仍行回滬。聽候李
鴻章辦理各等語。白齊文刦餉毆官。不遵調遣。律以中國軍法。
其罪萬不可逭。而英美公使在京饒舌。若遽允其請。則封疆大

吏無復操縱之權。自應照總理衙門所議。由李鴻章酌量辦理。
現在白齊文赴滬。該撫卽欲稍寬其罪。必當使所犯各罪。一一
認伏。然後量為施恩。則白齊文既畏該撫之威。又感不殺之恩。
且遇有交涉事件。中國官員。或偶傷犯外國人。設各國饒舌。亦
可援此案以自解。李鴻章處事明決。著於白齊文到後。體察目
前軍情。並久遠大局。妥籌辦理。俾知中國軍律。悉由封疆主持。
總理衙門不能遙制。於辦理軍務。亦不至有所掣肘也。原摺並
照會均著鈔給閱看。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據江蘇巡撫李等咨稱。前派常勝軍助勦金陵。

因白齊文復往寗波調勇遷延時日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該道督帶頭隊輪船已於十月二十九日駛抵鎮江一俟大隊到齊定期進攻九洑洲其時白齊文已至甯波仍託病未行復經批飭吳煦楊坊等嚴催後隊輪船剋期上駛去後忽據署松江府知府方傳書稟稱本月十四日早閒白齊文由滬回松將城門關閉鬨因餉銀未發欲率衆搶劫經該府等勸諭許以發餉白齊文始行旋滬查常勝軍九月以前之餉早已放清十月之餉楊坊已許為措備告以一有起程的期立即照付詎白齊文不但行期無定輒稱不顧前赴金陵請辭差使楊坊責以大義白齊文

佛然回松。十五日巳刻。又帶洋槍隊數十人。趕至上海楊
坊寓中。將楊坊鼻額胸膛打傷。吐血不止。並將豫備發餉
之洋銀四萬餘圓。强行搶去。稟請速行拏辦等情。復經吳
昫楊坊。知照英國陸路提督士迪佛立與之理論。士提督
麥領書稱已轉飭白齊文即日解去兵柄。聽候中國查辦。
查三品頂戴白齊文。旣隸中國版圖。違法犯令。應照中國
之例查辦等因前來。本爵查白齊文原係華爾部將。幫同
華爾管帶常勝軍。華爾曾為中國出力。懋賞疊膺。洊至副
將。迨受傷陣亡。經江蘇巡撫等奏請
大皇帝優加卹典。予以嘉獎。褒忠之典。備極光榮。白齊文以常勝

軍弁目。自華爾陣亡後。遂令暫帶常勝軍。現已受中國三品頂戴職銜。自應觀感奮興。謹遵調度。乃始以調赴金陵助勦。藉詞遷延。繼復滋事逞兇。毆傷四品大員。並將餉銀搶去四萬餘圓之多。白齊文既隸中國版圖。似此行為。實屬違犯中國法令。若不照中國之例嚴拏查辦。何以昭中外刑賞之平。本爵現已行文江蘇巡撫。飭令該地方官等嚴密查拏。治以應得之罪。為此照會貴大臣轉飭上海領事官。一體嚴拏務獲究辦可也。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白齊文一案。貴親王聽信李鴻章一面之詞。即

行文與李鴻章挐白齊文治罪。白齊文從華爾死後。操演
常勝軍甚為得力。故本大臣將其舉薦。況
貴國由英國將來之火輪船。是英國人管理。故想將常勝軍
命美國有才人統帶。英美兩國。皆想
貴國興旺也。且英國水師提督何伯。亦曾舉薦白齊文。英國
卜大臣告本大臣云。何伯舉薦白齊文實屬不謬。除白齊
文打楊坊。係白齊文不是。其餘毫無錯處。兵餉要緊。若非
分款散眾。必要造反。從前上海有美國人私賣犯禁軍器。
被白齊文挐住。約值一萬二千金。白齊文俱交付中國。李
鴻章欲用中國之例辦白齊文。查條約白齊文係美國人。

別國不能治罪。如果白齊文犯何等罪。本國領事官必然
加以處治。若按照李鴻章之語。凡外國人仕於中國者。不
論帶兵及稅務司等。俱不背替中國出力互相幫助矣。外
送上白齊文摺子。希為轉奏。白齊文訴話並致本大臣信。
常勝軍諸官保狀。俱希青鑒。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會。並白齊文奏摺一件。白齊文
雖係貴國之人。然既受中國官職。自應遵守中國法度。有
功必賞。有罪應罰。查中國職官。雖能殺賊立功。如犯有違
例不法之事。仍應按律懲治。至論毆辱一節。無論屬員不

能毆打長官。即同官相毆。亦律所必禁。此案如果楊坊發餉遲延。白齊文亦當於巡撫行營據實稟訴。則咎在楊坊而不在白齊文。乃遽行毆辱。已屬違犯法律。況楊坊係被毆之人。因其辦理不善。尚且革職不貸。豈毆人者反得立於無過之地。是白齊文之必應究辦。準情酌理。無可疑議。諒貴大臣亦必深以為然。惟白齊文既係服官蘇省。且事涉軍務。該巡撫係節制全省軍務之大員。自當聽候江蘇巡撫主持查辦。以一事權而肅軍令。本衙門已行文江蘇巡撫查照辦理。本爵不能聽信白齊文一面之詞。遽行定讞。即楊坊一面之詞。亦不能據為憑信。是非曲直。必須確

切查明。庶免中外各軍效尤。第中國辦事。於執法之中。仍留原情之地。白齊文究屬生長外國。如能自知悔過投案聽候辦理。該江蘇巡撫。自必准情酌理。稍寬一綫之路。不致盡法懲治也。至白齊文擬遞奏摺一節。更非體制。查中國官員。三品虛銜。尚且不准奏事。況白齊文業已革職。豈能擅遞奏章。茲特將原摺退回。即希貴大臣轉行發交白齊文。仍令速赴江蘇巡撫行營投案。聽候查辦可也。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詳查白齊文之事。知非不顧前赴金陵。因軍器不足。楊坊給發餉銀以後。其與爭毆。實係其過。伊認錯賠

罪。白齊文皆

貴國出力。業經三年。受傷七次。打仗約百次。無一次致敗。平

素亦無甚錯誤。常勝軍本少。經白齊文增多。統領最為相

宜。迨白齊文不領常勝軍。第一次臨陣。即為賊所敗。白齊

文心慕

貴國之嘉惠。願替出力。本大臣是

貴國良友。願將髮賊盡行剿平。素知貴親王是本國良友。所

以請開復白齊文原官。仍令統帶常勝軍。

貴國之兵。自然應聽

貴國號令矣。再英俄兩國大臣。俱願白齊文仍領常勝軍。本

大臣可保白齊文將所有之難處。辦理平和。白齊文願助李巡撫協力同心。將髮賊盡行勦滅。為此照會。

給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保白齊文將所有之難處。辦理平和。且云白齊文情願賠罪。是白齊文自知悔過。而貴大臣又加以力保。似白齊文不致再蹈前轍。第李巡撫身膺疆寄。總統全軍。該省官弁賞罰。悉由李巡撫作主。白齊文回至上海。果能悔過自陳。日後事事聽候巡撫節制。必不敢再有非理之處。諒李巡撫定可變通辦理。至關復一節。查中國官弁。過有革職處分。志圖報效。必須奮勉出力。

立有奇功。方能免其究治。開復原官。儻白齊文於錄用後

果能實力剿賊。收復城池多處。自可開復原官。否則不能

為白齊文遽廢中國之法。致中國將弁。退有後言。且相率

效尤也。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江蘇巡撫李咨稱。華爾在慈谿陣亡。其時英

國陸路提督士本欲另舉兵官接管常勝軍。曾由上海道

籌與英領事麥華陀酌擬條議八款。原欲兵權悉歸中國

專理。正在定議間。適英國水師提督何親詣大營。力舉白

齊文堪以接帶常勝軍。士提督一同在座。與聞其事。始行

准如所請。奏明派令白齊文接帶。乃此次赴金陵撥勦。藉詞延挨。逞毆搶餉。狂悖跋扈。實為軍法難容。因原薦之何提督已回英國。僅有與聞保薦之士提督在滬。當即照會士提督。派英國兵官麥蓋理馳赴松江。將白齊文押解來滬。現由英國水師兵船看管。未將白齊文大趕緊交出。聲稱華爾白齊文先後經買軍火帳未算清。必須料理火帳等語。第恐算清帳目。仍將白齊文捐留。或竟縱令遠颺。均所未定。請照會英國住京大臣。迅飭在滬英國文武官。速為交出白齊文。聽憑中國查辦等因前來。本爵查白齊文逞毆搶餉。情急潛逃。實屬目無法紀。今已為貴國麥兵官押

解到滬。惟以經費軍火帳未算清。未經交出。查買賣帳目。
固宜清算。而搶掠餉銀。尤關緊要。貴國帳目一經算清。自
必即將白齊文立時交出。以憑中國查辦。但必以速為妙。
若遷延日久。誠恐白齊文又復乘間脫逃。不獨所搶餉銀
無從着落。且嗣後各軍皆可效尤。於軍令國法。大有關繫。
白齊文既為中國官員。自應由中國辦理。即希貴大臣迅
即行文貴國新任水師提督飭行令該兵官及上海參領
事。迅將白齊文解交李撫臺大營究辦。以儆將來。是為至
要。為此照會。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以上海各官。欲將統帶常勝軍白大人究辦。請本大臣劄飭領事官遵行等情。閱來文至要二端。一則白大人奉諭前赴金陵。任意指延。英國水師陸路各軍。恐常勝軍進攻金陵。力有未逮。白大人再三理論。各軍始助以軍裝器械。正在欲行。遽有此事。兵行拉運礮位行裝。有需時日。耽擱無足深怪。一則糧道寓中還毆搶餉一節。餉銀月餘未放。非白大人親允發給。軍心必變。至於楊坊寓中之事。皆係伊本行之人。自行送出。實非強取。楊坊用譏言侮罵。致白大人一時氣憤。將伊毆打。其咎實在楊坊一人之身。白大人已經進京。本大臣見其語

言動作足勝帶兵之任據衆論白大人素稱勇健作事公忠人亦和平統帶常勝軍衆所悅服令其辦理軍務必有成效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來文以白齊文足勝帶兵之任與蒲大臣力保白齊文之見相合現已與蒲大臣辦竣諒將來白齊文不致再負貴大臣與蒲大臣美意也相應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乙巳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筝奏通籌西北兩路分界事宜一摺奉

旨依議等因欽此。欽遵咨知前來。仰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因

時制宜之中。寓慎重全局之意。當經與參贊大臣車林敦

多布。麟興劄飭厄魯特貝子蔡克都爾扎勒唐努烏梁海

副都統銜拉瑪扎布及各總管。若有俄人來我邊界。一不

得供其烏拉。聽其驅使。再不可貪其利物。被其搖惑。節節

抵禦。嚴密防維。既使無隙可乘。又使無詞可藉。果能消患

未萌。化大為小。方為正辦。但仍須不時偵探。儻該國實有

遣兵前來之信。即稟請酌調該蒙古官兵。藉壯聲威。以資

控制。呈報到日。自有權衡。其科布多阿克坦淖爾烏梁海。

等亦行令該參贊等一體照辦。如此豫為布置。北路二城。

有協心之助。庶免噬臍之憂。其塔爾巴哈台之哈薩克阿
濟台等部落。並前已與明緒剴切曉諭。該夷俱極信服。不
難由該城大臣撫綏固結。比照辦理。至伊犁之布魯特哈
薩克。前據該將軍常清奏稱早經從附俄國。奉
諭旨溯查原奏。並尚未見該處如何奏覆明文。今接該將軍咨稱
俄人前在博羅胡吉爾。勒布什一帶強占地界。攔阻查界
大員之兵隊。均已撤回。其布魯特哈薩克從前從順俄國
之人。或棄或撫。作何安置之處。均未聲敘。該將軍諒已辦
有頭緒。自必豫籌其首鼠兩端之念。而定將來或爭或讓
之準。應由該處將軍大臣妥速辦理。彼此知照。互相應援。

若果如此周密籌畫。該俄使斷不能遽入境內侵占矣。又查議覆內稱。所請照會住京公使一節。該公使祇能以轉行公文為幫助。其權力並不能施之於該國。不若仍由明誼行文西悉畢爾總督衙門。與之約定日期分路會勘。較為簡捷等因。本正在覈辦間。准參贊大臣明緒轉據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照覆內稱。若依該國使臣所指常住卡倫為界。一無更改。方令該分界使臣前來。建立界牌等情。其傷和遣兵之舉。意在言外。必須通籌不剛不柔不激不隨之道。即與回文。使其回心就範。方為握要。查烏里雅蘇台向不與俄國通文。又無住劄該國之領事官。且與該國西

悉畢爾總督衙門相隔萬里。惟伊犂與之通商。相距最近。該將軍就近即可與之商搉。並擬定咨文。送伊犂將軍列銜。轉行西悉畢爾總督衙門。令該國分界大臣訂期會議。西路或在伊犂定議換約。抑在塔城會議。北路或在科布多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會議換約。抑在烏里雅蘇台屬之沙賓達巴哈唐努烏梁海會商定議。或該國不願添派使臣。或先在西路。或先在北路兩城約會定議換約。亦或於該國派人前來沙賓達巴哈遊轉鄂博之便。先後分路再來會議。均無不可。庶免往返徒勞。無濟於事。俟該將軍一經接到該國照覆。即知照各城會同照辦。總期妥速

歲事○以仰副

聖主綏靖邊疆之至意○謹將咨給俄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照會○

並曉諭唐努阿勒坦淖爾兩項烏梁海劄文○恭呈

御覽○

明諭又奏○接據賽音諾顏部落副盟長厄魯特貝子察克

都爾扎勒呈報○沙賓達巴哈○以前舊蓋有似帳房木屋等

情○咨復飭管理唐努烏梁海副都統銜拉瑪扎布親行遍

勘○茲據呈覆○職去年冬季○與貝子察克都爾扎勒前往巡

查沙賓達巴哈界牌○經過庫什業圖地方○見木房二間○係

每年守候俄人前來遊轉鄂博烏梁海巡邏弁兵○藉資棲

止而建。並非俄人所蓋。第恐該烏梁海弁兵素日失於覺察。或貪圖俄人便宜。以致俄人來隙建蓋。以為豫占地步。劄飭該拉瑪扎布再行詳查原委。酌量拆毀。錫霖不日即到塔垣。其塔爾巴哈台分界事宜。可否

飭下常清明緒與之會同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行文俄國約期分界。妥籌防守。並查勘木房等情各摺片。俄人蓄謀詭譎。必須杜其狡謀。豫為籌備。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議覆西北兩路分界事宜摺件。行文知照明誼。該將軍於接到行知後。即行劄諭厄魯特烏梁海等部落。不得供俄人驅使。並不可貪利為所搖惑。嚴密設防。

以備俄人遣兵侵界。並行文科布多一體照辦。所籌甚屬妥協。
卽著明誼隨時知照塔爾巴哈台一律辦理。以期撫綏藩服。同
心禦侮。現據西悉畢爾總督衙門照覆內稱必欲依該國使臣
所指常住卡倫為界。方令分界使臣前來。該將軍察度情形。仍
行給與照會。咨行常清。令由伊犂就近轉行西悉畢爾衙門。令
該國分界大臣。約定地方。訂期分路前來會議。俟該國照覆到
後。卽由常清分路知照備辦。卽著照所議辦理。其所給西悉畢
爾衙門照會。據定條約。剖晰詳盡。措詞亦頗為周妥。至蒙古兵
丁。若果與俄人爭戰。亦未見遽能得力。明誼惟當聯絡該部落。
藉壯聲威。俾俄人不敢遽萌輕視之心。仍當斟酌事勢。剛柔互

用。勿使遽行決裂。是為至要。俄情多詐。每以虛聲恫喝。或未至遽行稱兵。明誼仍當嚴密偵探。有備無患。毋稍大意。庫什業圖地方所蓋木房二間。雖據委員拉瑪扎布等查覆。係為巡邏弁兵棲止而設。並非俄夷所蓋。惟恐尚有隱飾。著仍飭該委員等詳細查明辦理。錫霖現已赴任。所有塔爾巴哈台分界事宜。即責令錫霖。會同常清。明緒辦理。

給俄國西悉畢爾衙門照會

為再行照會事。本將軍前在塔爾巴哈台與我國駐紮該處大臣。連日會同貴國分界大臣博補考等商辦一切。原期迅速辦完。以固和好。無如貴大臣偏執己見。誤解條約。

堅欲以條約內載有及中國現住卡倫之語。作為議定界址。本將軍大臣反復辯論。仍置不理。並以乾隆年間所立勒布什界牌為私行偷立。所有中國舊址地圖。均不閱看。且貴國匡蘇勒官有若不依此議。分只有帶兵占據之語。本將軍一聞此言。深為詫異。但念該匡蘇勒官並非貴國專派分界大臣。未便與其口舌相爭。自有全權大臣作主。答以兩國和好二百餘年。現在商辦分界。如何遽說用兵。以後不許如此再說。貴匡蘇勒官遂俯首無辭。此眾人所共聞見。乃貴使臣反以中國為廢約。因思事關分界。且有條約地圖可憑。總須公平定議。庶期經久。再三婉商。乃貴

國使臣不遵條約公商。即開來分單。本將軍大臣詳加披

閱。竟欲將中國舊有邊界。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之臣服

中國食俸受爵之烏梁海等處蒙古藩手及塔爾巴哈台

伊犂。交租馬之哈薩克。布魯特住牧。全行包去。查此項人

丁。臣服中國有年。豈肯外附。若貴國越界强占。該蒙古等

必不甘心。且與我國伊犂駐防索倫錫伯察哈爾各旗鄰

近。必啟爭端。即被一時侵占。日久豈能相容。查索倫錫伯

各旗。為我國勁旅。傾心忠勇。今若蹙其生計。勢必捨命相

仇。與貴國有何利益。正欲復商間。詎貴使臣等捽臂而去。

因思兩國不可因此致傷舊好。彼此無益。當經照會貴西

悉畢爾總督衙門○秉公酌覈○轉行該使臣遵約再議○茲准
貴西悉畢爾總督衙門咨覆○內稱我們全權大臣所辦之
事○及擬開勘界單內所指各處地名○均與議定條約相符○
惟貴大臣等皆約○覈此會議情形○儻再會議○亦是枉費工
夫○故此我們大臣等照依京城議定條約○開列應分之處○
若照依我們全權大臣擬就地名○作為邊界○致一音信○我
即代奏○復派我們全權大臣前往勘議○繪圖建立界牌○等
因前來○查條約第二條○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
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及一千七
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

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各語。其曰及中國常住卡倫等處者。蓋謂分界時亦有可以及常住卡倫之處。如將至齋桑淖爾湖。必經輝邁拉扈之類。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也。是以條約僅載有及卡倫等處字樣。並無以卡倫為界之語。其下至浩罕邊界。始有為界二字。設使以卡倫為界。則當時條約。應云西疆概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語已定。何必云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又何必另派信任大臣會勘商辦耶。況下文復載明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所謂往西直至者。乃自沙賓達

巴哈往正西科布多達界之止處。始行至齋桑淖爾湖。非謂由沙賓達巴哈往西南斜行至齋桑淖爾湖。若如貴大臣等所稱則是由沙賓達巴哈末處。往向西南顚背條約內往西直至之語矣。只可照約一直往西而論方為公允。其貴大臣所云距卡倫甚遠。可見貴大臣等績以卡倫為界。實為誤解。至勒布什界牌。本將軍大臣檢查舊圖。實係乾隆年間所立。乃貴大臣指為私立。獨不思現在貴國竟有於中國界內私行堆壘鄂博者乎。種種偏謬。本將軍再三講解。不惟不肯聽從。反謂本將軍大臣廢約。試問如此偏執。為守條約乎。抑廢條約乎。若自沙賓達巴哈往正西

至科布多邊界之止處。然後再至齋桑淖爾湖。方與條約中西字直字相合。照此辦理。方為遵約。不照此辦。即為背約。況遵此條約辦理。計所分之地。已於貴國大有裨益。已於中國虧損甚多。何得仍要強占於條約之外。是何情理。以上各情。前已經我們總理各國衙門王大臣商同貴國住京大臣。行文貴西悉畢爾總督。想能透悉其中虛實。但恐貴西悉畢爾衙門發此次照會時。前次京中文書尚未收到。故不知其中原委。茲准照會。若依貴國分界大臣等所開議單。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無更改。方令再議。係貴衙門誤聽一面之詞之所致。請再細譯原約。秉公商酌。

本將軍大臣祇知照約辦理。不能聽約外之言。總之中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從無爭競。所有分界事宜。必須妥議詳籌。不可偏執己見。亦不可任意耽延。本將軍再四籌思。若欲迅速蕆事。永固和好。必須照前年貴國住京大臣與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面商。按西北兩路起止之處會議。可免彼此徒勞往返。且各該守疆將軍大臣。皆可親督定辦。方能辦結此事。今本將軍酌擬西路或在伊犂。抑在塔爾巴哈台。約貴國會同我國將軍大人照約會議。議定後就近互換信約。建立界牌。北路或在沙賓達巴哈末處唐努烏梁海。或在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抑於秋間貴國派

官前來巡查沙賓達巴哈界牌鄂博之便。擇其適中之地。
與本將軍科布多大人約期會議。議定後換約建牌。以歸
簡易而昭信守。庶不致彼此意見參差。徒成不了之局。貴
衙門公明正直。諒亦如貴住京大臣所云幫助公平辦理
之意。以固兩國和好。相應再行照會貴西悉畢爾總督衙
門查照。以上各節。希即行知貴國分界大臣。令其速訂日
月。分為兩路會勘。照約公平辦理。此文一到。即希酌定見
覆。
檄唐努阿勒坦淖爾兩項烏梁海劄文
為嚴密劄飭遵照事。照得本將軍前與俄國使臣會議西

疆未定界址事宜。據該使臣所指地名。多在爾唐努烏梁
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處住牧之內。當即劄飭有無關
礙生計。究竟向日有無附從俄國之意。逐細呈覆。嗣據呈
稱。職等世受
天朝豢養。渥沐
隆恩。自投誠以來。受職食俸。永享太平無事之福。萬不肯甘心附
從他處。所有俄使指要之地。實與我們養生處所。大有關
礙。若果如此。他們要强占。我們至死不能聽從等情稟覆
前來。本將軍查其所報情詞懇切。應再行劄飭管理唐努
烏梁海副都統銜拉瑪扎布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

察罕莽岱剴切曉諭各總管。倘有俄使在爾等住牧之處。運料興工。建立鄂博。必須善為開導。俟分界大臣議定換約後。中國行文到日。如何議分。如何立界。指示分明。方准其堆立界牌。倘說之不聽。或敢帶兵強占。一不許任其驅使。供其烏拉。一不許貪其小利。受其愚弄。一面激勵各總管。齊心禦侮。自固藩籬。俾各旗得有倚恃。不致被其搖惑。一面飛報本將軍相機辦理。不得相顧因循。致被欺陵。

丙午。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飭將川省重慶府城崇因寺。即長安寺。給與川東主教范若瑟。改建經堂。以抵償從前四處經堂等因。

當經劄飭遵辦。茲據川東道吳鎬稟稱遵即督飭府縣等紳。正月二十四日。巴縣知縣張秉堃傳集闔城紳士。正在籌議撥給間。忽有各街無知之徒。輒集多人找尋天主教士理論。互相爭鬧。將天主教所設真原堂公所傳經公所病院學堂三處門窗户格一併打毀。經該道督縣會營帶領兵役。馳往彈壓驅逐。拏獲滋事痞匪八名。始行各散。查驗並未傷人。當將范主教善為保護安頓等情。而住省法國副使艾嘉略來署面述。則稱不僅門窗户格被毀。其公所書籍什物。亦被擄掠甚多。並毆傷在教之人。查崇因寺

條奉

旨償給。以一處之廟宇。抵四處之經堂。本屬情理之至。自應早為
辦理。以全大局而敦友誼。乃吳鎬始則任聽紳民一面之
辭。另欲換給。繼復任意遷延。不妥為籌辦。以致無知愚民。
糾眾將天主教真原堂等處打毀。吳鎬未能早為剴切開
導。臨時又未能妥為彈壓。實屬辦理不善。相應請
旨將川東道吳鎬撤任。先行交部嚴加議處。臣崇實駱秉章未能
先事豫防。請交部議處。所遺川東道員缺。查有候補道覺
羅恆保。前經署理該道篆務。一切情形。尚為熟悉。於教民
交涉事件。辦理亦稱妥協。即委該員星馳前往署理道篆。
責令將崇因寺之事。趕緊妥為開導地方紳民。設法撥給。

其滋事情形以及其副使所稱失去書籍什物因何與吳

鎬所禀不符亦即逐一查明

御批吳鎬著即撤任交部嚴加議處崇實駱秉章著交部議處餘

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